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先后致信 20 多个贸易伙伴的领导人,称将从 8 月 1 日起对这些贸易伙伴征收 20% 至 50% 不等的关税。“对等关税”暂缓实施 90 天的短暂平静再次被打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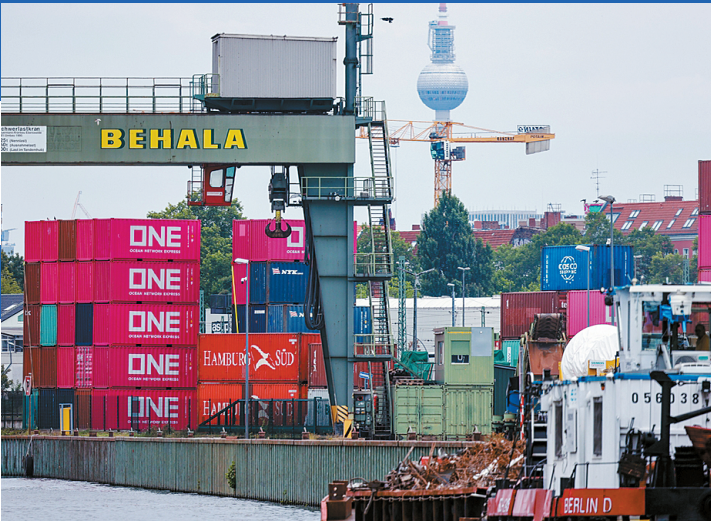
特朗普为何重新挥舞关税“大棒”?我们请专家为您详细分析。

——编者



徐明棋
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

特朗普重新挥舞关税“大棒” “如意算盘”最终只会“双输”



▲ 美国洛杉矶超市中出售从墨西哥进口的番茄,加征关税将影响民众生活

◀ 德国柏林集装箱码头

图 IC

美国政府 4 月宣布所谓“对等关税”后,曾放话要“90 天内达成 90 份协议”,但迄今仅与英国、越南达成框架协议。不难发现,美方虽然频繁对他国极限施压,但未能获得所期待的妥协。特朗普将所谓“对等关税”暂缓期截止日期从 7 月 9 日推迟至 8 月 1 日。在此形势下,各国一边与美方谈判,一边加速寻找替代方案,通过优化经济结构、促进贸易多元化等方式增强经济韧性。

单边措施遭到广泛抵制

7 月 7 日,特朗普给日本、韩国等 14 个国家发信函,威胁如果在 8 月 1 日前未能够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将征收 25% 至 45% 不等的关税。7 月 9 日,特朗普又发布了对菲律宾、阿尔及利亚、巴西等 8 国的信函,威胁征收 20% 至 50% 的关税。7 月 10 日,特朗普又对加拿大发出威胁,称将征收 35% 的关税。7 月 12 日,特朗普发布对欧盟和墨西哥的信函,宣称将征收 30% 的关税。

特朗普所谓的“对等关税”,实际上是美国单边保护主义措施,完全违背了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基础的国际贸易规则,因此遭到所有美国贸易对象国的反对。特朗普不得不于 4 月 9 日宣布将“对等关税”延缓 90 天实施。

但是在 90 天期限截止日前,绝大多数贸易对象国并未与美国达成妥协性协定,特朗普打压贸易对象国试图达成“美国优先”协议的目的并未能实现。于是,在截止日到来前,特朗普重新挥舞起了“高关税”大棒,再次威胁主要贸易对象国。

特朗普的“如意算盘”是通过“对等关税”威胁,让所有的贸易对象国接受 10% 的基础性关税再加上对某些行业(如钢铝、汽

车等)25% 的关税,以及他认为从他国转移出口到美国的商品须额外征收的 40% 关税。而美国却要求贸易对象国对美国产品实施零关税,并且要消除其他非关税壁垒措施。

这种不对等的要求完全是利用强势地位压迫贸易对象国就范,把平等自由的国际贸易规则弃如弃如敝屣,用丛林法则对待贸易对象国。即使日本、欧盟等美国的盟友也无法接受,迟迟未能与美国达成协议。

全球贸易大战会否开打

高关税最终会使进口商品价格上涨,造成通胀上升,进而反噬美国经济。美国金融市场也因此产生悲观情绪,增长预期被下调,股市震荡。这也是特朗普不得不延缓“对等关税”实施的原因之一。

日本和欧盟缺乏与美国“硬刚”的决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又缺乏反制美国的实力和手段,因此多数国家迄今仍在与美国拖延和周旋。

特朗普一面再次推迟实施关税的期限,一面又用高税率威胁贸易对象国,可能会令一些小国不得不接受美国的条件。但日本与欧盟等重要贸易伙伴,未必能与美方在 8 月 1 日之前完成谈判。如果特朗普不再推迟实施关税的日期,我们可能会看到美国与主要盟友的贸易大战正式开打。

但即使主要贸易对象与美国达成协议,

特朗普也不会轻易放弃运用单边关税措施。因为除了要缓解美国的国际贸易逆差,他还试图通过增加关税收入来缓解巨额的财政赤字,同时向他的支持者展现保护美国制造业的姿态。

目前,特朗普还把关税“大棒”当成地缘政治的武器,比如最近特朗普就以俄罗斯不愿意停火为由,威胁要对俄征收 100% 的关税,还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要对铜产品、医药产品进口征收高关税。关税已经成为特朗普政府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情有独钟”的筹码和手段。

团结维护国际贸易体系

高关税政策即便可能缩小贸易逆差,也无法避免美国经济其他方面的巨大损失。

首先,美国的进口将出现一定的下降,但出口未必能因此而增加,这并不会给美国带来经济增长效应。

其次,加征关税的大部分将由美国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直接增加了他们的成本,影响美国投资和消费。

再次,特朗普反复无常的关税政策令美国失去了贸易伙伴的信任,促使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盟友努力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关系,转移效应将使美国损失更多的利益。

最后,贸易战的不确定性导致美国通胀和经济增长前景不乐观,给了美联储延缓降

息的理由。美国政府债务融资成本高企,金融市场风险增加。因此,单方面高关税措施最终损害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最终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美国的高关税威胁直接损害了二战后建立的基本国际贸易秩序。特朗普政府试图回到“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将给全球国际贸易体系带来长久性的损害。

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就通过阻挠 WTO 争端解决机制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导致 WTO 争端解决机制瘫痪,现在又直接通过单方面关税措施破坏 WTO 的基本规则,未来全球贸易将面临更多保护主义的冲击。

舆论担忧,全球贸易可能滑入更加碎片化的格局,这一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面临“熄火”的风险。因此,美国的贸易对象国目前正试图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也试图通过参加更多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维护基本的自由贸易规则和秩序,维护与美国之外更多国家的贸易伙伴关系。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坚定维护以 WTO 为基础的多边国际贸易体系,给全球贸易提供了更多的韧性。只要更多国家在反对单边保护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共同维护二战后给世界经济带来繁荣的全球贸易基本准则,那么国际社会就能维护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继续从国际分工中获得利益,获得经济增长带来的福利。

“重启”与欧盟关系 英国扮演什么新角色



傅博晓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英人文交流
中心助理研究员

7 月 8 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英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德国总理默茨 17 日也到访英国。欧洲国家领导人频繁访英,颇有“重启”英欧关系的意味。

但无论是令各方骑虎难下的移民问题和安全问题,还是英国“脱欧”的政治伤疤,抑或是各国民意右转的趋势,都意味着这是双方面对困境被迫合作求变的无奈之举。

英欧站在十字路口

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持续深化,跨大西洋关系疏离态势明显。如今的英欧双方,都站在地缘政治战略的十字路口。

美国发动关税战令欧盟出口贸易陷入困境,法德在应对美国经济胁迫上的分歧进一步暴露。法德的战略分歧与美国的战略收缩,使欧洲权力结构出现震荡,欧盟需要英国作为协调者缓和内部矛盾,并拓展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的沟通渠道。

对英国而言,“脱欧”时承诺的“全球英国”愿景在现实中遭遇重挫。英国虽与美国达成关税协议,但 10% 的基准关税对英国出口造成不小的损失,“脱欧”造成的商品流通受阻、管理成本上升等问题仍不断发酵,英国国内支持重返欧盟统一市场的呼声不断上升。此外,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正蚕食传统政党的选民,工党政府支持率持续下滑。工党上任之初提出的“进步现实主义”政策愿景几乎已成空谈。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急需与欧洲合作改善自身治理困境。

英国谋求未来角色

面对政治现实,英国在意识到

欧盟内部利益分歧扩大的情况下,针对法德的不同诉求,在安全、经济等方面采取不同的协调策略,试图最大程度利用政治资源,强化在欧洲政治权力结构中的作用。

首先,在安全领域,英国选择向法国靠拢。7 月 10 日签署的《诺斯伍德宣言》在工党的政治布局中具有重要意义。英法首次明确,任何威胁一国核心利益对手,都可能面临两国核力量的联合回应。这一机制与今年 2 月发起的“志愿联盟”援乌机制形成互补。对英国而言,这种针对具体问题的合作既能避免重返欧盟框架,又能实质性参与欧洲安全架构的重建,有望改善自身的战略环境。

其次,在经济领域,英国积极展示对美协调的特殊优势。当欧盟因内部分歧在关税问题上左右为难时,英国则采用“商业交易思维”,在关税谈判中率先取得突破。

工党政府向欧盟暗示,在美国不稳定性逐步增加的情况下,英国

是值得信赖的贸易伙伴,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美国关税压力的渠道。

这一姿态在马克龙访英期间收获了实质回报——法国电力集团宣布向英国萨福克郡的核电项目追加 11 亿英镑投资。此外,德国也一直强调市场稳定性对经济的重要意义,工党政府的态度也有望获得德国方面的青睐。

三重障碍难以逾越

然而,工党政府对英国未来角色的设想,依然面临三重难以逾越的结构性障碍。

首先,“英美特殊关系”构成第一重制约。尽管《诺斯伍德宣言》意义重大,但英国核武库实际上受美国控制,英国在情报与军事领域也深度依赖美国,这种依附关系意味着任何过度亲欧的举动都可能使英国陷入尴尬境地。若完全摆脱美国的影响,英国的战略价值将大打折扣;若完全追随美国,则又必然丧失欧盟的信任。

其二,英欧双方的互信基础仍然薄弱,这在英法就移民问题的合作中已经初露端倪。英国既需要欧盟缓解安全与经济压力,又不愿重回“超国家框架”。这种“既要又要”的立场难以赢得欧盟的真诚合作。

最后,法德对英国的角色认知也存在差异,两国都希望单方面与英国建立包含防务、经济、移民等问题的整体框架,英国看似在与法德的关系中存在广阔的周旋空间,实则很容易成为两国争夺欧盟领导权的棋子。

究其根本,在欧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虽然工党政府就英欧关系提出了美好愿景,也就未来英国在美欧之间扮演的角色提出了相对具体的战略方向,但如何将法德分歧转化为战略杠杆,将移民危机转化为合作样板,将美国缺位转化为欧洲领导力依然存疑。这些问题将贯穿整个英欧合作的过程,并直接决定双方合作的深度和广度。